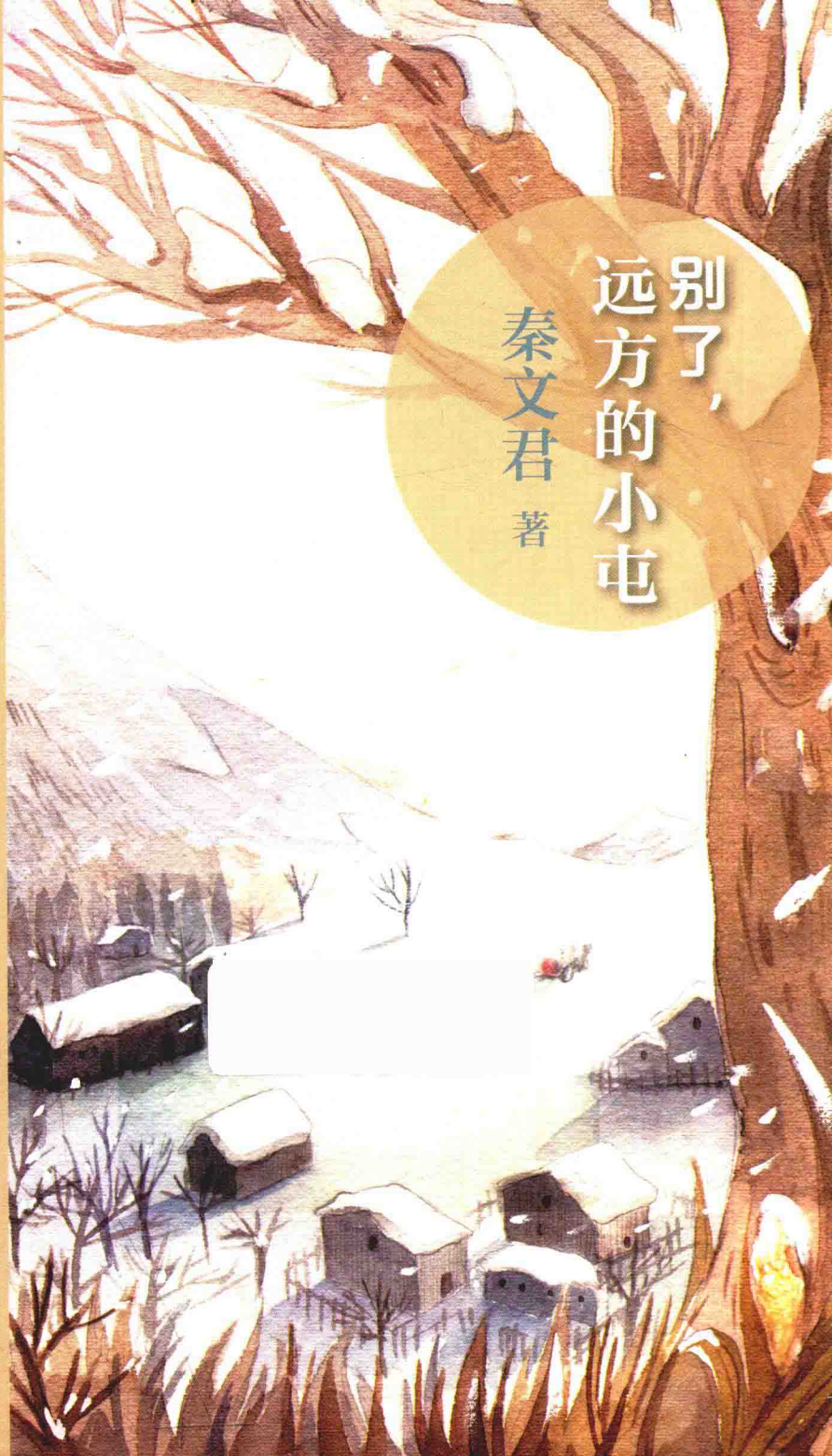


秦文君 自选精品集

别了，
远方的
小屯

秦文君 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秦文君 自选精品集

别了， 远方的小屯

秦文君 著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沈阳

© 秦文君 2017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别了, 远方的小屯 / 秦文君著. — 沈阳: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7.8

(秦文君自选精品集)

ISBN 978-7-5315-7244-2

I. ①别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26723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张国际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: 110003

发行部电话: 024-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: 024-23284269

E-mail: lnsecbs@163.com

<http://www.lnse.com>

承印厂: 辽宁一诺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苏 萍

责任校对: 段胜雪

封面设计: 李 钊

版式设计: 李 钊

插图绘制: 小小EE

责任印制: 吕国刚

幅面尺寸: 155 mm × 210mm

印 张: 4.5 字数: 67千字

印 数: 1~30000

出版时间: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15-7244-2

定 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秦文君

- 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
-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
-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
- 上海少儿读物促进会理事长
- 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会长



作者简介

秦文君，受小读者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，也是新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出类拔萃的作家，她的艺术创造，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开创一个以儿童为本位的新时代。秦文君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上海少儿读物促进会理事长，中日儿童文学美术交流协会会长。

秦文君 1981 年发表处女作，著有《男生贾里全传》、《女生贾梅全传》、《调皮的日子》、《16 岁少女》、“小香咕系列”等长篇小说。1996 年获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特别奖，“贾里贾梅大系”等作品先后获“共和国五十年优秀长篇小说”称号，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，全国儿童文学奖，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其他作品分别获宋庆龄儿童文学优秀小说奖、冰心儿童图书奖、中国图书奖、中国政府出版奖、上海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、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、台湾九歌文学奖等 70 多个奖项。作品 10 余次被改编为电视剧、电影播映，并获得电视剧飞天奖和电影华表奖。不少作品被译为英文版、日文版、荷兰文版、韩文版等发行海外。

近年来，秦文君的《红书包》《一诺千金》《伟人细胞》《表哥驾到》《爱心》《选举风波》等 20 多篇散文，被选入新加坡、中国香港、澳门、上海、北京、江苏、山东等国家和地区的语文教材。

可爱的文学路

秦文君

我爱做梦，从小就是，做很多奇异的梦，有些梦恐怖，比如被妖怪追赶，比如在悬崖边跳舞，比如自己变成了女巫，也做过人变为调皮的猴子的梦。做梦是一个神秘的符号，像在暗示一个人的敏感。

我最早读的书，与那些梦，与文学和想象、冒险有关系。

那时我和父母住在上海南昌路一幢老房子里，房子造了像有100年了，古典，气派，客堂方方正正，能开舞会，那年代没人有闲情，客堂最终成了厨房，但在小孩的眼里还是那么宽阔。我家住一楼的正房，前一轮居住者是上海滩大亨的姨太太，她手头有大量的黄金和珠宝，后来时事变幻，一夜之间她神秘出逃，来不及带走的财宝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据说就隐藏在老房子的某一处。

真的有小偷上门来过，东翻西找的，我家的长条木地板被他撬开几处，不知道有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宝藏。这虚无的宝藏我至今没有见过，但是童年的心很微妙，这些有关宝藏的说法，令我遐想，做了无数个找宝的梦。后来父亲专门买了不少找宝的故事书送我，成了我的启蒙读物，日后才慢慢有了日积月累的阅读延伸。

我刚开始读书的时候，也惹出麻烦，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把家里布置成书里描写的城堡，或是公主生活的宫殿。对了，我还打算把住房变成水晶宫，往地上倒了很多水，记得当时水还漏了

下去，流到了邻居家，成了“水晶宫”。

小学三年级起，每次听老师朗读文学作品，我都特别专注，大概老师能从学生的眼神里看出感动和共鸣来，就把一张卢湾区少年图书馆的借书卡给我用。借书卡一次只能借一本书，我一般是走出图书馆就开始看，有的比较薄的书还没走到家就读完了，于是转身又回去借。就这样，我读了《苦儿流浪记》《洋葱头历险记》——小学阶段我读了包括《一千零一夜》等100多本书，记忆较深的有上海作家胡万春写旧上海的小说《过年》和《骨肉》，等等。

我同学的父母是开明书店的资深编辑，她家有很多外面找不到的“禁书”，全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版本，竖排，繁体字，插图精美。我向她借了好多书来读，安徒生作品插图本、《红楼梦》、马克·吐温的作品，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汤姆·费恩历险记》对我后来创作《男生贾里》《女生贾梅》影响很大。

阅读对一个人的心灵成长的作用是点点滴滴、潜移默化的，阅读最重要的是要走心，要保持安静，静能生慧。一本小小的文学书，不仅仅是有趣，其实是有力量的，其中一些美好的故事，便于小读者领悟和理解生活。文学里有静和美，有安详而伟大的心。只要开始走心阅读，人生就开始了积累，开始了层层递进，开始了头脑和心灵的不断升级。就这样，慢慢地，我成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，写作了70多种书，获奖60多次。这套秦文君自选集，即是选的我自己比较有感觉，或者留下深长记忆的作品，故事里不可避免地有我对童年和成长的洞悉，以及深深的眷恋。



—

天阴沉着灰灰的脸面，紧压在人们的头顶，一副孕雪的模样。我跟着妈下了火车，站台上很嘈杂，一大帮赶火车的乘客像潮水一般从候车室涌过来，差点儿把我和妈冲散。妈让我攥住她的衣角，这再容易不过了——过去和姐姐们玩老鹰捉小鸡时，我就是这么紧攥住她们衣角的。

“满妹子，快，快叫姑婆，别傻站着……”妈揉了我一下。如果我是个大人，非要跟她评评理——我又不是聋子，凭什么无缘无故地揉人！可现在我只能噤着嘴一声不吭，妈脾气厉害，惹翻了她可了不得。

出站口站着个老女人。她就是姑婆？我忙不迭地用手捂

住嘴，不让笑声喷出来。听说我没满周岁时，这个北方的姑婆曾来看过我，可我一点儿也记不起她是这般模样——凸脑门、黄脸皮、小不点儿的个儿，最可笑的是脑后那个扁扁的小髻髻，总颤颤的，有点儿悬。别笑，妈已经虎着脸瞪我了。

“这孩儿，当年我抱她那会儿，她才暖瓶那么大，眨眼长成一个俊姑娘了，天仙似的。”姑婆的肚量不小，我笑话她，她倒不记仇，“乖孩子，你，你叫啥名儿？”

她的记性太坏了，妈刚才不是当着她的面叫过我了吗？不过，看在她夸我的面上，我答了话：“我叫满妹子。”

“是咧，是咧，看我这记性。”她鸡啄米般地点头，“走，走，老雷头该等腻了。还得赶百八十里地呢，都说城里人送闺女来，吃的、用的，怎么也得备几箱柜。老雷头来给队上拉化肥，让我截下了。”姑婆接过我们的小旅行袋，掂了掂，说，“这提包，灯草那么轻巧，嗯，少点儿好，省事儿。”她头前走了，步子急急的，碎碎的，像落雨一样。

妈有点儿尴尬：“咱们走得太急，也没心思……我和她



爸月底要去干校，不能带着她，真愁死人了……李家庄她叔家也遭难了，想来想去只能来麻烦您老。至于孩子的花销，我们……会按月寄来。”

“自家人莫说外道话，她小小的人儿能吃多少！乡下比城里太平，我儿子大柱能干，是个好劳力，一家老小粗茶淡饭还管够。咋能收你们的钱……” 姑婆连连摆手，她的手粗大厚实，干惯活儿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手。

“老雷头，老雷头，快套车，我娘家的亲戚到了。” 姑婆大呼小叫。看见车把式吆喝牲口，我和妈都退得远远的，生怕马儿发起犟脾气来踢人。

姑婆笑了：“甭怕，他是咱这一带数得着的好把式。唉，苦熬了半辈的老光棍，咋也成了地主的狗腿？古怪……”

“大伙坐稳当啦，嘚儿驾，驾……” 老雷头和悦地吆喝着牲口，鞭杆儿举得高高的，鞭儿在空中耍了个花，两匹体态健美的大马稳稳当当地迈起步来。风夹着寒气迎面扑来，刮得鼻子酸溜溜的像浇了醋——鼻子总是特别娇气，夏天鼻

子尖儿沁汗，冬天呢，稍一冷就变红了。

老雷头穿一件露絮开花的空套棉袄，披着山羊皮大袄，扭转脸来挺和气地对我笑笑。他，弯弯的腰，一脸渔网似的皱纹，黄眼珠小小的，圆圆的，像两枚生锈的小钉子，他的眉毛、胡子上都结了白霜，看上去老得像有一百岁了。他说：“这孩子真好……别看我是个老绝户，没儿没女，可我稀罕孩子……”

谁都没搭话。停了老半天，老雷头又唠叨起来：“我赶了一辈子的车，还是头一回接城里的客哩，大白，小白，加把子劲儿，今晚上请你们吃豆饼子，俺也打打牙祭，来二两老白干。这鬼天气，怪冻脚的……嘚儿驾，驾。”

马儿似乎听懂了他的话，车速快了起来，马蹄子叩击着地面发出一声声脆响，车板后拖着一长串飞飞扬扬的干尘灰，久久不肯散去，像是条灰色的尾巴……快到阴历年了，隆冬的土地光秃秃的，一切庄稼都早已归场了。只剩下那些长在田头地脑的枯草，像害了疟疾，在寒风中不停地发抖，



一些酸枣棵子东倒西歪地斜在山冈边，像是喝醉了酒。

真冷啊！山野的风很凶，一个劲儿地刮，我捂着嘴和鼻子，不停地哈着热气，手背僵硬了，像块冷透了的铁，脚指头像被猫咬了一口，啞啞地疼。妈挨过来，把我揽在怀里，让我把手插在她的胸襟里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妈好像还是第一次这么疼我。小时候我是奶妈带大的，稍大点儿就被送到李家庄叔叔家去了。从李家庄回到城里后，看见姐姐们和妈亲亲热热的样儿，我就窝了一肚子的火。不过现在我不想离开妈的怀抱，周围那么空旷、陌生、寂静。大白马要送我到哪里去？

老雷头说了声：“接着，孩子快冻得受不了了。”只听哗啦一声，皮大袄像旋风一样飞来，我顾不得脱鞋了，立刻把脚伸进宽大的袖筒。皮大袄上带着老雷头的体温，只一会儿，连脚脖子都热过来了。只有妈连声推却：“别，别，这可要不得，别冻坏您老人家。”我嫌妈多嘴，万一老雷头耳朵根软，想变卦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幸好老雷头很有主张：

“没事儿，我这把老骨头值不了几个钱，孩子要紧哪！”





天色暗了下来。深褐色的土地越发深邃了，拖在车后的尘灰更淡了，正在渐渐地隐去，仿佛融进了灰蒙蒙的天色之中。只有那两匹白马，仍然白得显眼，长长的脊毛汗漉漉地闪着忽隐忽现的亮光，它们一定是累极了，喷出粗粗的响鼻儿，马蹄声也不如刚才那么脆了。

拐过一个山嘴，远远地能听见狗的叫声，姑婆说：“老雷头，把车停这儿吧，咱得下车了，要让人瞧见会找麻烦的。”

“唉，不能送你们进屯了，对不住啦。这年月，还是避点儿嫌好。”老雷头瓮声瓮气地说。听声气，他像是没长鼻子，哦，他受冻了。

“吁，吁——”老雷头停了车，张开双臂把我抱下车，说，“闺女，我的窠儿就在马栏边。记扎实了？隔三岔五悄悄地来串个门，别冷落了我老雷头，上年纪的人怕冷清……”

老雷头披上大袄，赶着马车进屯了。屯外的山根下鼓着几个坟包，我好奇地看着，没料到姑婆拍了我一下：“小孩子家看坟堆会讨不吉利的……”她的脑筋真老，老实说，我

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鬼。

屯口有一眼井，筑着高高的井台，一个高个儿女人正从井下把柳罐儿摇上来，轱辘架儿嘎吱吱地响。离老远她就喊上了：“老太太，把城里的千金接回来了？咋不让老雷头送你们到家门口？”

“咱没坐他的车，是搭了别屯的拖拉机……”姑婆说谎时耷拉着眼皮，像棵打蔫了的豆芽菜。

“做什么戏哟，我看见老雷头先你们三四步回来的！别当别个是吃屎的孩……”那女人嗷嗷乱叫，像着了魔。

一间间土坯房，一垛垛干柴草，半人高的院墙，几乎每家院门口都有个粪堆儿。冬天的黄昏是灰蒙蒙的，使这里的一切都变模糊了。一家院门打开了，跑出个十来岁的男孩，小梆子脑袋、狮子眼，拖着黄浓鼻涕，一看就像个尖刻的孩子。

姑婆把嘴巴贴在我耳根上说：“满妹子，那就是你表弟马驹子，那孩子腿脚不怎么灵便，心眼儿又窄巴，别和他玩翻了脸，表姐弟沾着三分亲。”



表叔走出来了。他是个大个子，膀大腰圆，偏偏穿一件紧巴巴的黑棉袄，打个大喷嚏说不定会崩掉几个扣儿。他的眼睛黑少白多，显得很冷漠。他嘿地一笑，只说了俩字：“来啦？”哼，他的话就那么金贵？

表婶从表叔身后闪了出来，她瘦得像根麻秆，衣服花花哨哨，可满襟子汤渍，袖口油光光的，差点儿能晃出人影儿来。她把我们上上下下打量遍了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可把你们盼来了。要不是守着杂货铺这个破摊，我早去车站迎你们了……哟，这小闺女真俊，眉眼有几分像我。”她扯着喉笑，笑声发尖，锥子似的钻进我的耳朵。这还不算，她竟上来拉我的手。我一甩手：“我不嘛。”

“满妹子！”妈妈白了我一眼，她一点儿也不护我。

表婶拉长着脸子，撇撇嘴。

我的表弟吸吸鼻涕：“哟哟，妈，你说她们是财神，你看哪，她们只带了这丁点儿东西……”

表叔发怒了：“少多嘴，贱皮子！丢人败兴，小心我撬

了你的牙！”马驹子脸白了，躲到一边去了。

姑婆家的小院拾掇得很利落，院子中央用碎砖块铺出条窄窄的小路，半边院子堆满一捆捆的柴草，屋檐下挂着串辣椒干，红得透亮，吃一只这样的辣椒，准会辣得两眼冒金星。一大一小两间面南坐北的屋子，中间搭出个锅房，整个布局呈“品”字形。房顶上安着细脖儿般的铁皮烟囱，还套着个拐脖，大概是怕风反灌进去。

姑婆直奔锅房，急得像去救火。表婶呢，用膀子吊住妈的胳膊，不紧不慢地进了大屋，我真怕她把妈的衣服蹭脏了。大屋里有一堵连着灶坑的暖墙，发黄的四壁上贴着几张旧年画，年画上已落下厚厚的灰，一张大炕，占去半个屋子。表婶亲亲热热地把妈让到炕头上：“难得见面哪，咱俩妯娌拉拉呱，说会儿知心话。”

妈的脾气变得格外温顺，满脸堆着笑，一切都由着表婶。“她表婶，要给你添麻烦了，孩子小，不懂事。”听，妈把我说得一分不值。